

节后企业陆续复工，记者蹲点探访济南零工市场

木工日薪能到千元，也有零工空等一天



▲2月1日凌晨5点半，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，已有很多零工在等活儿。

▶2月1日凌晨，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外，零工围住招工人的车辆询问用工问题。

随着春节假期结束，企业陆续开始返岗复工。连日来，记者蹲点济南多处零工市场发现，刚刚转入农历新年的零工市场“僧多粥少”，形成了暂时的“买方市场”，零工的日薪普遍低于年前的市场价。

在这里，有些人因为担心被欠薪而拒绝“打长工”，选择了工资日结的零工。有一定技术门槛的木工、电焊工、钢筋工等工种是这里的“香饽饽”，不仅薪水高，还不缺活。而一些缺少技能的五六十岁的零工，成为经常在零工市场从凌晨蹲到晚上的那一群人。

文/片 记者 都亚男 荆新年
实习生 陈书正

很多工地没开工 零工仅有平时1/10，却人多活少

2月1日凌晨6点14分，位于济南市槐荫区的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，一辆银色面包车驾驶位的车门打开，53岁的张英民走了下来，他就是别人口中的招工“老板”，干这行已有近10年时间，他要从围着他的几十号人中挑选两名电焊工。

在劳务市场，一旦有外来人员驻足，就会被零工“里三层外三层”地包围起来，零工的问题只有一个，“老板，你招什么工？”

但张英民否认自己是老板。“大老板从工程方承包后分项目给二老板，二老板不直接干的话，下面可能还有三老板、四老板，我们这种就是打工的，负责招人、运人，我就是当个司机，拿‘死工资’。”

张英民是今年正月初八开的工，每天一趟车，从张庄劳务中心拉走很多人。“好多工地还没开工，现在活少人多，给零工的价钱与年前差不多。等元宵节过后，工地陆续开工，招的人应该能多一些。”

再稍早的时间，当天清晨5点50分，位于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所在院落的一家商店里已经人头攒动。这里最常光临的人群主要有两类——零工和前来招工的人。王强是这家商店的老板，他望着门外劳务中心大棚的人群说，“现在的人数也就是平时的十分之一。”王强告诉记者，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很大，去年有机构统计过，最多的时候能到三四千人，整个劳务中心的大棚挤得满满当当，一般时候也有一两千。

工资日结，欠薪风险小 “新人”也能养活自己

2月1日凌晨5点半，站在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熙熙攘攘的人群最后一排的王光辉，显得有些沉默寡言。旁边的一位零工说，王光辉是这里的“新人”。

王光辉来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不到一年时间，此前，他在济南市高新区开了一家理疗店，因疫情原因在2022年初关门歇业。王光辉家住济南市历城区，他每天凌晨四点半从家里出发，来到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等活，已经在这里“蹲守”了六天。“我现在就是来打小工，但招人的很少，给的工资也少，昨天有人出价一天140元，我没去，年前给到180元一天。”和之前开理疗店相比，王光辉觉得打零工不比开店少，“年前打小工，一个月基本能赚三四千元，和开理疗店

一个月的净利润差不多。”

虽然正值壮年，但40来岁的王光辉没有打算进工厂或去工地做长期工。“打零工都是日结，而且工资比进厂赚得多。”王光辉也不打算做外卖骑手、快递员等职业。“外卖骑手每天在路上骑来骑去，风险太大，而且我不会捣鼓手机，不会用那些手机软件。”

“年后活少人多，工资不高，一天百十块钱。我现在算是临时过渡期吧，先赚点钱养活自己。”不同于王光辉，同样在这里等活的李兆，打算过一阵儿进公司做长期工，他觉得长期工比零工安稳，“昨天工资给到140元一天，但本来说好去打卫生，结果去了变成了搬运废弃管道，这活可比打扫卫生重多了。”

电焊工一年赚10万 日薪千元招不到木工

在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的大棚里，按照不同的分工，划分了不同的区域，包括架子工、腻子工、粉刷工、木工、钢筋工。在这里，最赚钱的工种就是技工。

54岁的吴建军是一名有着三十年从业经验的电焊工，日薪能达到450元，“年后这几天给价太低，比平时低了五六十元。”2月1日凌晨6点多，吴建军站在张庄路零工劳务中心的一块高阶水泥台上向外张望，“我刚刚拒绝了一个，给钱太少，不值当干。”和其他反馈去年收入减少的零工相比，吴建军去年的收入并没有明显降低，基本与往年持平，“我去年跟着一个工程队，干了一年，活也没断，去年赚了11万左右。”

李进福也是一名电焊工，年初六就在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开始等活，1月31日终于接到了一个活儿，“去给一个学校焊接一

块地方，说好了一天400元，最后结账时只给了350元，但请我在食堂吃了顿饭，就当是给今年开张了。”

木工在劳务市场上也非常紧俏。记者1月31日在全福立交桥劳务市场蹲点采访时，零工赵开明说，1月31日上午9点左右，全福立交桥劳务市场上有人出1000元找木工安装一个衣橱，但当时劳务市场上没有一个人是木工。记者了解到，从工种来看，工资最高的就是技术工，焊工、钢筋工、木工、瓦工等技术工人的日薪能达到800元以上，而家政保洁、装卸工、工地小工等工种日薪普遍在110元—200元左右。

干了四年工厂选择做零工 最喜欢这份工作的自由

和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类似，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的全福立交桥劳务市场也聚集了不少找活儿的人。1月31日上午10点，记者来这里采访时，零工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赵开明是这其中最年轻的一个。“年前帮一户人家抬老人下楼去医院，大年初一，这户人家又联系我把人抬上楼。”家住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赵开明告诉记者，“我没技术，什么活都干，红事白事缺人我都去，这些活给钱还不低。”

40岁的赵开明身着牛仔衣裤，手上套着白色劳保手套，头戴防风帽，看上去三十来岁，对比同龄人进工厂的选择，像他这样选择做零工的人属于少数群体。赵开明其实进过工厂。2005年，他只身去了上海一家零部件工厂，他的工作是专门为罗技鼠标硬壳上漆。“一天干12个小时，黑班白班轮换。流水线的工作就是不停地重复，不仅

累，还无聊。”赵开明2009年离开这家工厂，回到了济南老家，开启了长达14年的零工生活。“干零活不比工厂的长期工赚钱少，我现在一月能赚到七八千。我年轻力气大，在零工市场还是受欢迎的。”赵开明认为，零工最好的特点就是自由，“我差不多干半年歇半年，农忙时还能回去种种地，不用担心扣工资，也不用担心被开除。”

当天上午11点左右，正在与记者聊天的赵开明突然回头一看，转身冲进一个“包围圈”，三两下就挤进去了，随后和围着的零工一起向中间一名戴墨镜的中年男人发问起来。“就给留了个电话。这个老板是开烤鱼店的，过几天找两个人去装卸冷冻水产品。”赵开明又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“这个活开出的工资还行，搬运东西就半天时间，一个人给200元。”

“包围圈”外的“局外人” 常常从凌晨等到天黑

1月31日上午11点左右，在赵开明三下五除二挤进“包围圈”的同时，那个“包围圈”外还有一群“局外人”。“零工市场里最吃香的是技工，最不缺的就是五六十岁的人。”赵开明指向旁边聚集的人群，“你看，基本都在五六十岁，这都是今天早上被挑剩下的人，他们一般都在工地干小工，打扫卫生的，工资也很低，日薪普遍在110元左右。”

和赵开明观察的一样，这群“局外人”就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零工以及人数不多的女性零工。他们并不会和赵开明一样挤上前去，一名站在“包围圈”10米开外的56岁零工告诉记者，“挤也挤不进去，招工工人也不会先选我们。”

他告诉记者，自己正月初八就从平阴来到在历城区租住的宿舍，“我就是打扫卫生、做小工，来这么早也没有干上活。没活我就在这儿和大家聊聊天，天黑就回宿舍。”

而在2月1日凌晨5点10分，51岁的张梅静正从经六路的宿舍赶往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，“早上四点半起床，洗漱后，走路20分钟就到劳务市场了。”张梅静正月初三从老家德州回到济南，但截至2月1日凌晨5点半，她还没有揽到活，也没有收入。

2月1日的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上，和张梅静情况差不多的女性工人有十来人，在四五百人的大棚里显得并不突出，她们大多聚集在劳务市场的后方位置，年龄大都在50岁上下。张梅静说，从家政保洁到工地小工，她什么都能干。记者注意到，2月1日的张庄路零工劳务市场上，从凌晨5点半到7点钟这个招工最多的时段，这群“局外人”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。

(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)

延伸阅读

零工市场建筑工人最多，大部分住“城中村”

记者在全福立交桥劳务中心蹲点采访时，在这里经营三年多的报摊摊主胡凡告诉记者，零工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，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选择，工资日结，“干得好的、有信任度的，可能连续两三天、三五天结账。”

全福立交桥劳务中心的零工最多的是建筑工人，大部分来自山东省内，也有不少来自东北以及河北、河南等地区的零工。这里的零工大部分住在全福立交桥附近的宋刘村、还乡店等“城中村”，凌晨五点多就来等待招聘的人。

从胡凡的讲述看，零工市场像是一个“江湖”，里面也有形形色色的“不成文”规矩。胡凡表示，如果是去工地，会有一些专

门开面包车来招聘的人，这些人其实不是工地上的人，类似于中介。他们每天在劳务市场和招揽的工人谈好价格，每日替工地代付给零工工资，最终年底与工地结算，赚取差价。这个带有中介性质的工作看起来是“空手套白狼”，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风险。胡凡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个劳务中介，因为年底未能从工地领回其代付给零工的工资，倒赔了100多万元。

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，对于周边城市的劳动力有着一定的辐射力和吸引力。胡凡告诉记者，他估计随着节后对劳动力需求的上扬，劳务市场的人流量很快就會回流。